来吧，猫

◎ 李燕蓉

小说

来吧，
猫——
李燕蓉

晚上九点，欧阳送走最后一拨客人。

楼道的灯又不亮了，但这并不妨碍大家继续之前高涨的说话热情。在楼上，话题已经从孩子出国扯到了小陈结婚，从小陈结婚又扯到了医院八卦，再后来，欧阳感觉客厅里的每个人都在积极表达着什么，那些不断从话题里枝枝蔓蔓衍生出的新话题，和着杂乱的人声，咕嘟咕嘟冒着泡，仿佛将要滚沸的粥，而她只能一趟趟地端茶续水。还好，在分别的那一刻，有人再次祝贺了欧阳，大家随即恍然大悟一般热情附和着，算是让今天的见面从形式上又回到了主题。黑暗里欧阳熟练地上着楼，为了和同事见面特意换上的真丝旗袍已经不像早晨那样轻柔、伏贴。退休后，她很少穿之前上班时的衣服，很奇怪，尽管她从来没有刻意划分过什么界限，但是从退休开始，她的生活连同一些心境甚至是衣服，还是和工作一起退了出去。为了今天的见面，她和老李准备了好多天，收拾屋子不说，还特意买了几个好看的花篮，水果也刻意摆在了平时从来不用的雕花盘子里。老李逗趣地说，这是要搞新闻茶话会吗？其实，欧阳并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情，炫耀的成分肯定有，要不她也不会告那么多人，但一切似乎又不仅仅是炫耀那么简单。

先前坐在沙发上打盹的老李，此刻已经完全睡着了。退休前，老李并不习惯早睡，

倒是欧阳除了妇产科一周一次的夜班，只要在家，8点半就上床了，早晨4点半起，每顿饭只吃半饱。相对于欧阳的节制，老李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，喝酒、吃饭、睡觉，没有一个在点儿上，偶尔早回来，也一定要在电视前磨蹭到电视说再见才休息。欧阳最小的妹妹也问过她怎么会和这样一个人搞在一起。什么叫搞呢？欧阳不喜欢这样的说法，尽管她自己对老李也有种种的看不惯，但还是不愿意家里人说老李不好，尤其是说老李素质低，这是她姐惯用的口头禅。她姐在一个中学教语文，曾经貌似强烈地反对过她的婚事，说貌似，是因为一切反对只是停留在嘴上，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。最后，母亲说，既然你决定了，既然你准备留下那就办了吧。至此，她留在另一个城市，与家里人一两年才见一次，也因此，大家见面都保持了某种虚无的客气。直到姐夫中风偏瘫，她姐才破天荒地开始数落、哭泣，说自己多年来多么不容易、多么委屈，你姐夫教了一辈子政治，自己却直到瘫痪也没有搞懂学校的政治……用她姐的话说，至少你也当个年级组长呀。她发现，从姐姐放下面子唠叨数落的那刻起，才几天时间，一切开始迅速衰老了，从眼神到皮肤到体态，全都垮了下去。

欧阳看见老李大张着嘴在沙发上完全睡着的模样，就知道自己睡着应该也是这个样

子,这就是“老态”,谁也躲不过的一个坎儿。白天,在有意识的状态下,人还勉强可以用意志和它抗衡一下,但只要一放松,一不留神,“老态”还是会自己主动跑出来,执拗地立在那儿,赶也赶不走。作为一个大夫,欧阳很清楚,实际的衰老其实比外表看上去更严重,更彻底,也更快。自从意识到“老”已临近,欧阳突然就不那么纠结了,也不想和老李计较了。不是因为她突然想开了,而是觉得没有力气了,之前盘踞在她体内的那些坚固的东西,已经开始像雨后的泥墙,不止变得斑驳,而且开始松动,甚至是脱落。

她几乎是拖着老李回了卧室。

早晨,老李磨了豆浆,炸好了馒头片,等着欧阳起床。退休后,老李像是完全变了个人,不但生活规律,而且异常勤快,连脾气也比以前好了许多。现在他起得比欧阳还要早,欧阳反而开始爱睡懒觉了。

五年前欧阳母亲去世后,第一年断不了还会哭泣,后来再说起母亲,就像说书里面的人物一样,又遥远,又客观,客观直接导致了生疏,这让老李常常觉得和这个岳母从未谋面。欧阳偶尔也会为了她的姐姐或者妹妹哭泣,哭的时候他不能劝,劝,往往招来一顿数落。但有时候,不劝,他由着她哭,欧阳也会骂他,说他冷血,连个安慰都不会。娜娜结婚后有一次对他说,爸爸,妈妈的意思你是需要猜的,她说“不”的时候,也许说的“是”,女人有时候就爱说反话。老李对猜这类东西简直反感极了,好好的答案非要绕它个七八圈的,有意思吗?女儿结婚后似乎也变了个人,多愁善感起来,其实他对女儿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多年以前,在他的记忆里,女儿从哭着要糖吃的小女孩儿直接就过渡到了现在,一个比欧阳还要高的大姑娘。在心里他是不习惯的,但,只能接受。还有女婿,一个完全陌生的人,张嘴闭嘴喊他爸爸,他也只能接受。女婿身上满是理科生的

木讷和冷漠,和他从来没有更多的交流,一切仅限于表面客套,在他看来那实在是太表面了,一点连筋带骨的热乎劲儿都没有。结婚快四年,还是像个外人一样。和欧阳说起这些,欧阳就说:

“你不也一样?在我们家多久了,一辈子了吧,还不是把自己当外人?”

老李也和欧阳说过女婿配不上女儿这样的话,结果更是引来欧阳一连串的讥讽。很奇怪,在这件事上,欧阳居然和女婿站在了同一立场,而且,说多了,还常常会扯出他和她家庭间的一些不愉快回忆。老李不明白说女婿怎么会牵扯上自己,更不明白欧阳的难过从何而来?尽管两年前,女婿和女儿就去了美国,他们还是常常会为这个离他们已经十万八千里的女婿拌嘴吵架。每周女儿会和他们视频一次,在电脑里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图像,老李觉得电脑把他照黑了也照老了,和欧阳说,欧阳就去沙发上把毛毛抓来举到摄像头前:

“睁大眼睛,仔细看看,猫变黑了吗?变老了吗?自己就那个样子,还怪电脑。”

说完把猫放下继续和女儿聊天。老李发现欧阳可以改变唠叨,但绝对改变不了奚落人的毛病,这肯定要比他们的关系更长久也更顽固,甚至颇有些生死相随的味道。猫现在是他们家除了女儿之外的第三个成员。去年夏末的一天,外面下着大雨,老李去地下室拿东西,一只猫竟然跟着他亦步亦趋地上了楼还进了家。老李看见猫湿漉漉地望着他,那神情像极了女儿小时候淋雨时的样子——小小的、可怜兮兮的,忍不住摸了摸猫,猫就像懂得他的心思一样,干脆走到他脚边卧下开始舔身上的毛。他知道欧阳不喜欢这些小东西,嫌脏。赶紧从厨房拿了早晨剩下的蛋黄和馒头喂猫吃了,又把猫往门口引,想把它弄出去,结果弄了几次猫一走到门口就坚决不再挪步,没办法,他只好抱起猫把它

放在门外，猫又开始用之前那种眼神看着他，不仅看，还开始“喵，喵”地叫，叫声很低，很细，却很悠长，把他的心叫得一缩一缩的。欧阳听见猫叫从书房出来，“喵”地一声关了门。这一夜，老李总是能听到隐约的猫叫声，问欧阳，欧阳说他是心理作用。

早晨一开门，那只猫竟然还蹲在门口，看见老李往回缩了缩脑袋，小声却又固执地“喵，喵”地叫开了。老李忙叫欧阳出来看，欧阳站在门口看了看猫又看了看老李，挑了一下眉毛。

“它真的叫了一夜，不是幻觉。”老李看着欧阳小心翼翼地说，“它，它和咱们有缘分哪，昨天我就看见它的眼神像咱们娜娜。”

“像娜娜？”

“嗯，不信，你看，你看，看它的眼神。”说着老李把猫抱了起来往欧阳跟前凑了凑。

欧阳往后躲闪着看了猫一眼说：“行了，行了，什么像娜娜，想养就养着吧，赶紧给它洗洗，脏死了，明天去检查一下看它有没有病。”

“哎。”

老李欢快地把猫抓回了屋。

从那天起，这只猫正式落户在老李家，更名“猫”。对于这个名字，虽然老李解释过多次，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，老李说，你看，你见过别人直接给猫起名叫猫吗？还不都是毛毛、豆豆之类的，多俗，我们就叫“猫”，本来就是猫嘛。尽管如此，欧阳还是不屑极了，这也算名字吗？自从有了猫，老李就给猫脖子上拴了一根柔软无比的花布细绳子，然后，只要外出就会带着它，猫仿佛是他必备的拐杖一般。碰见熟人，他总会大声说，带它溜溜，溜溜，话里话外，满满的，都是充足的理由。欧阳最初并不喜欢猫，尤其不喜欢它在刚拖完的地上到处乱踩，后来，有一次为了惩罚，干脆把猫抓到大水桶里浸湿再提出来，出乎意料猫竟然没叫唤，只是一点点儿舔自己湿

淋淋的毛，舔干了，悄悄卧在沙发边，静静地看着欧阳，就和知道自己错了一样。欧阳一直盯着猫，看了一阵儿，破天荒地，居然抱了起来。猫柔顺地躺在她怀里，讨好地用脑袋蹭着。某个瞬间，欧阳突然觉得自己是过分严厉了，不止对猫，对娜娜也是。因为害怕老李那种拖泥带水的生活方式再遗传到女儿身上，所以她凡事都要和女儿讲个对错，不许这样，不许那样，以至于女儿和她总是生疏的，连结婚都没有好好征求她的意见，她一反驳，女儿就不耐烦。倒是结婚后她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改善了许多，至少不再争吵了。

两个星期前，女儿视频说，怀孕了。最初听到这个消息，欧阳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因为娜娜之前一直坚持不要孩子，说养孩子太累，也怕影响两个人的感情，为了这个，两边家长劝得嘴都快麻了。但无论他们怎么劝，一切还是老样子。出了国，娜娜更是在聊天的屏幕上打上“好好享受生活、享受二人世界，关于孩子免谈”的字样。渐渐地，欧阳也就习惯了，甚至常常劝慰自己：这样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，至少简单，能做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也好。谁能想到她开始适应了，认可了，娜娜居然又改变了。欧阳努力整理着自己的思绪，陪着娜娜来来回回聊了一整个下午才弄清楚来龙去脉。

知道娜娜怀孕，老李完全没有欧阳那么大的反应，只是点着头“哦”了几声。见老李这么淡定，欧阳忍不住问：“你不奇怪？”

老李摇摇头说：“有什么好奇怪的，怀了就生呗。”

“你就不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？”欧阳不依不饶地把脸伸了过去。

“嗨，来回想有什么用呢？能不发生？还不是孤独了、难过了，肯定不是因为高兴才想要，要是因为高兴，她早要了，干吗等到现在。”

说完，躺下和欧阳一起看着空落落房顶。欧阳扭过头盯着老李，像不认识一样。一直以来，她都知道老李是个头脑简单的人，她的纠结、难过、左思右想，在老李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包括退休，似乎退也就退了，如此而已，一点儿不纠结，甚至随着她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，也一点儿不难过，更没有不适应。这样一个人，居然一句话就说透了她和娜娜聊了一个下午才明白的事儿。这还是她了解的老李吗？见她盯着自己看，老李用手在她眼前晃了晃，说，睡，睡吧，别想了，白想。欧阳居然没有像平时一样反驳，就那么睡了，睡得还异常安稳。

第二天，老李没有早起，感冒了整整一周才好。事情过去很久，老李才说，那天，他一夜都没有睡。决定出国，也是老李最后定的。在老李逐渐显现出处事坚定的同时，欧阳却日渐柔弱起来，尤其是面对娜娜。娜娜说，去了美国，不再需要面对双方家长以及乱七八糟的社会关系，两个人空间大了，本以为会更开心、更轻松，谁知道在相对大的空间里，矛盾似乎也瞬间放大了，大家都不想吵，很多时候选择不说，有些夜晚醒来她会无比孤独，娜娜说最后两个字的时候，迟疑了一下，说出来眼圈瞬间红了。“孤独”这个词传到欧阳耳朵里，她感觉既久违又生疏。娜娜所说的孤独，她在多年以前，还年轻的时候，一定有过吧，但现在却很难再还原出那些瞬间，就像她常常试着回忆娜娜小时候，那段时间应该是她最累最忙的一段时间，评职称、做手术、带孩子，总之忙极了，她以为自己会一直记得那段时光，但实际情形却是：和过去所有记忆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只能剩下一个眼神，一些手势，一些零碎的片段，大块大块的东西开始模糊、遗失。年纪越大，她越感觉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一直杵在那儿、横亘在那儿，无论是好的、坏的，一切在时间的打磨下，最终都会模糊消逝掉。

如果是过去，甚至只是早几年，她都会劝娜娜快刀斩乱麻般把问题解决掉。但现在，她似乎比娜娜还要犹豫。因为退休后，她越来越羡慕老李，老李一辈子从来不活在虚无的情绪里，该吃，吃，该干活，干活，偶尔有不痛快，也马上说出来，绝对不会让它隔夜发酵，更不会衍生出别的情绪。所以尽管老李生活没有任何规律，身体却比一直严谨的欧阳还要健康。也许这才是生活，你再怎么认真铺排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时候，你能铺排计划百分之六十、百分之八十，但你永远计划不了百分之百，你想得越严丝合缝，合缝到一点缝隙都没有结果就越是合不上。老李的散漫或许正好给时间留下了空间、留下了余地，也留下了回旋。虽然这些她从来没有挂在嘴上，也没有和老李说过，但在内心已经对过去自己的坚持动摇了。所以，她劝娜娜只是说，会过去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一切不要急着做决定。娜娜显然并不满意这种模棱两可的建议，对于即将到来的小生命，她既希望可以带给她转机，又担心新生命诞生会带来更大的危机。在她看来，未来就像一个骰子的两个面，只能靠碰运气，如果，欧阳能像过去一样强势地帮她选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她至少不用再犹豫、也不用再等待。娜娜反复问欧阳要留下孩子吗？还是打掉？欧阳一点儿一点儿试着帮她分析，希望在不断分析下，事情可以像做手术剥离一样随着一层层的剥离清晰看见内核。但实际情形却是，两个人越分析越茫然。看着母女两个来回拉锯快两个星期了却没有任何进展，老李终于打断她们的谈话，说，别犹豫了，有了就留着，决定了，我们过去陪你吧。娜娜在屏幕上愣了几秒后点头说，好。

从那天起，不知不觉家里很多事居然都是老李在做决定。包括和同事见面穿的旗袍，老李说，你不是喜欢那件嘛，就穿那件呗。穿了她也还是扭捏着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

老李探过头看着镜子，说，这不是挺好，还来回看什么？欧阳说，退休了，还穿这样人家会说吧？老李白了她一眼：

“给我看就行了，还给谁看呢？”

最近，老李和她总是这么逗着，老李还说，以前怎么就那么忙呢，这些年都没怎么说话，说完就正经坐在她面前看着她，她问，干什么？老李说，和你说话啊。欧阳没想到活着活着两个人居然像是又绕回了从前。

早晨听着老李走来走去，欧阳又赖了半天床才起。她吃饭，老李继续逗着，怎么样，今天咱再接见哪拨人啊？见欧阳不搭理他，又对猫说：

“来吧，猫，咱们出去啦。”

欧阳没想到昨天会那么累，最后把老李拖回卧室，她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怎么会那么累呢，也就是说了几句话、倒了几次水而已，感觉却比站一台手术都要累。过去，一说累她总是习惯用手术做类比，一台，两台，最累的一次，她连着做了三台手术，做完，都想原地坐下休息。退休后，她还是常做关于手术的梦，总有找不到的东西，有时候是线有时候是刀子，还有的时候她在循环剥离着皮肤，一层又一层。医院的人偶尔碰到她总说，多好啊，休息啦，不用忙了。欧阳就抿嘴笑笑，遇到人说她胖了，她也是抿嘴笑笑。还能怎么样呢？退休了，就是退休了。对于昨天的见面，欧阳本来有着莫名的憧憬，甚至是期盼。欧阳早晨穿着旗袍看着镜子，心里说，还好，一切还好，但可惜没有人注意到这些，包括装水果的雕花盘子。对于衣服，大家倒是夸了几句，但也只是几句，随即大家的兴趣就都转移到了说话上面，至于说什么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。原以为这次聚会可以让老李重温医院时光，至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部分存在，但实际情形却是，大家拉起手围一个圈做游戏，任何一个人走掉，都不会影响什么，大家会立刻重新拉起来围成一

个新的圈。而她，欧阳，就是已经走开的那个人。但是，她竟然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，仿佛结果只是印证了之前的设想，如此而已。

娜娜最后还是决定不要孩子，很奇怪，之前一直犹豫着没有任何方向，等父亲真的为自己选了方向，才发现心里其实是有主张的。最后，她特意问了老公，男人说，随你。娜娜重复这句话的时候，欧阳看不出她是悲伤还是气愤，脸上淡淡的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彷徨，只说，希望她和老李暂时先不要过来，她想把问题解决了再说。

欧阳看着护照，问老李怎么办？已经告了那么多人，该怎么解释呢？无论如何都接受了别人的祝福了，结果却没有在别人羡慕的目光里出国，这怎么解释？欧阳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一手举着护照，一手叉着腰。

“那就是茶话会，聊一聊而已，别太认真啊。”

老李慢悠悠晃着脖子说。不管老李怎么说，欧阳还是觉得怪怪的，有些别扭，也不好意思出门，她总怕人问。直到月末的一天，和同事碰见，因为来不及躲，寒暄了几句，结果人家压根儿没问她出国的事儿，她才确信，老李说的没错儿，那的确只是个茶话会。

入秋，他们面对面坐着择芹菜的时候，正午敞亮的阳光有一束斜斜铺在桌子上，猫偶尔会蹿上桌子，路过阳光，毛色就一闪又一闪，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。猫一点儿不烦，欧阳也不烦，就那么看着，直到阳光彻底隐去。后来，老李剁着菜，欧阳揉着面。再后来，老李叫：

“来吧，猫。”

欧阳白了他一眼，说，别只叫猫，明明是三个人。